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澹泊然後爲得且
此心甚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棲也邪○答張敬
夫書曰來諭謂靜則溺於虛無此二字如佛老
之論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
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
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
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
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
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時則安靜以

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
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
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又謂其言
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
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
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未爲
的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
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
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座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出入觀省○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西山眞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而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不可須臾舍矣。○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附註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心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事。○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志。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曰。周孚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

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鄭仲禮問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又曰。或者鉗

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使空寂而已。○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

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嘗謂林恪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也即是放。○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與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問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

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鷄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溺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

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附註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凡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知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乎其類不亦甚乎

西山眞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乏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附註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欲。○武夷胡氏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南軒張氏曰何以為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為之宰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遁情流為一物斯為可賤矣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為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檟而從事於樲棘治疾者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

諸天命而皆至理。飲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耳目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
為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耳以外物交於此
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
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
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
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附註荀子曰
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
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
其天君正其天官○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
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
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
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
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
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
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朱子曰心元
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又曰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
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
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又曰孟子

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
立字普有人問謙先生為學之道謙曰其只是
先立乎其大者他之學亦自有要領卓然豎起自
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
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
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
而失其正理也○又曰人能不以富貴之故而
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大
不可以末害本○朱子曰人心亦皆有善
一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
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爲妻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爲妻妾之奉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附註謝良佐問於伊川先生曰。邪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朱子曰。程子之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忠。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南軒

張氏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定宇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大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自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淤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是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又曰。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

又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其為小人亦不索性。可謂誤用其心矣。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以此相投。極好笑。○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端

過塞欲通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則雖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下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西山眞氏曰。朱子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小人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於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爲士者固不缺乏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

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
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
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馳者
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
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
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
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
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
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而篤行之由是進於塲屋其父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胷中之蘊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
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
不謂之君子乎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
人只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日且剖判下
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日是要人求於要自為
已這便是死生路頭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他來南康其請他說書他却說
這義理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為利
如此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陞官自少至老
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馳豐地去了其去
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
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化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
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
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
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
雖蹠也。一克念而聖。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
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于舜蹠焉。

舜蹠圖

心　善　舜　罔念　狂
利　蹠　克念　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
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不必沈溺。然後為欲。但
有所向則為欲。○南軒張氏曰。有所合則為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附

註 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

子曰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呂氏曰 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上蔡謝氏曰 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或問謝氏於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無健羨底心。○問於外間一切放得下

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西山眞氏曰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切實工夫）○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詩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復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犬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又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了或云似此等人

分數勝已卞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
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
敢○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
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
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
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
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
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
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
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內姦
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
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
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
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
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
寡欲之要此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附註 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慾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附註 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著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

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
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而寂
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
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
說甚善。按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伊川先生曰莫
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
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
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
志。按以下所摭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為師而以聞道為要不可恬於小成而群於自畫

蓋所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同於周子然開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同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
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
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
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
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
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
立之的以何為準。○又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
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巻附後論1巻』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學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愨本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著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愨不為非義而已曾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多以聖賢為遠而自畫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已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只為昏怒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已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徽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欲為敬。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以富有為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為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為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龜山楊氏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道者。此也。程子之言。其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而為之

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
箴曰心爲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內外克已復禮久
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附註】朱子謂門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慶源輔氏曰】人之視最在先過不當視者有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爲操之則○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雲峯胡氏曰】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又曰言箴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程氏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不順理處故不得於言須求於心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內外表裏無少空闕施得相應○又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荅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白雲許氏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獨工夫○

又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立意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者○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拈得盡四箇箴看說多底看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

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附註 問所載范箴。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似恁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他則甚。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按** 朱子既有取于范氏之箴。又為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于聖學。今摭附之。庶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之邪也。當

辨不至於泛求而多惑云。○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邪為二邪為主邪為客邪為命物者邪為命於物者邪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

曰不使且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齕口以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感於斯邪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

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
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
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
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
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
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
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附註 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
地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
事言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
謂此一小事不敬便能做大一病是言大一病痛
只在微細處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然亦
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
亂三綱淪九法斁甚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
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寧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甚可畏。而非理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己。蔵之救人。免墮於夷狄禽獸之歸也。○

問敬齋箴後面少此一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退。今未曾做工夫。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其但常覺得寛緩底意思多耳。○

勉齋黄氏曰。此箴是從粗説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

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臨川吳氏曰。敬齋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

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
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
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
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
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 朱子自序云為程正思作 按正思名端蒙新安人遷番陽從學朱子所著有小學字訓緒書 ○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 ○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答何叔京書

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
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
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
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
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
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
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
萬物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韓
逸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
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
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
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
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自詞章之富則曰記
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及周程
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

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歟。

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附註】朱子自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按】允夫。名洵。婺源人。從學朱子。所著有尊德性齋集。○【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按】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見于言者可考也。不能盡錄。今

擬附凡六條

○又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又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答張欽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王子合書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語矣○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而或至於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於異學之空虛也。故於道問學為重。今掇附凡十一條

○又曰萬事在窮理經不正。理系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又曰甚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撓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

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五峯胡氏之言。

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惑。其無立矣。○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窮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

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揑合而已○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不求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論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爻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博畢不專只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答劉季章書曰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此著實基址積累將去乃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其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歲以下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一為重既為程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夫作銘。且屢有懲于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今據附凡十一條。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廣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

○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浹洽。因言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爲見人讀書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令胸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

葉賀孫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看身已又曰今有學者在其門者於考理非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只管道其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其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為背馳者只是徒恃耳○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難能閑邪存誠慾寡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答項平父書曰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二復懽然所警於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
喜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已
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各身用力去短集長。庶
幾不墮一邊耳。○答林擇之書曰。涵養一節。疑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
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
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
存處用力。縱使窮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
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
次進步處。○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爲學緩於反
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學。亦坐此病。
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
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
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今乃
深有望於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
人之意也。○又曰。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
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
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

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何叔京書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答程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北溪陳氏曰。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

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按朱子晩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黄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没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再傳而未免失眞者矣宜臨川吳氏於北溪有不能蒲焉殆此類也夫

○勉齋黄氏答李敬子書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内方外都未説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以此律之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説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

者則豈不大為之大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於此也○又曰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

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明行為本明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說忘孝弟讀誦之切近乎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由性命而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卑

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歿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

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為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為邪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邪竊意儒

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本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又可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已而見於答問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既歿。學者談虛以偽易真。是非貿亂文公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扶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敗俗。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則吾徒其可不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倣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

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徃徃滯於此而弱其心矣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

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噫此科臼中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徃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徃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

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捷蕩而爲異學之空處則極意鑽研流而爲俗學之卑陋在先哲之時已然而況後此三百年之久哉勉齋黃氏果齋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傳者其隱憂如此慈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斯道者其公誦又如此則其知之眞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於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爲師以敬爲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摭亦不爲空言矣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四終

西山先生心政二經梓行已久然嘗諦觀之心經有先生所自賛其出于手訂無可疑者若政經則雖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諭告之文亦雜附之乃自名之爲經竊恐未然豈先生嘗手錄經史牧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以成之欲與心經相媲故邪或者以心爲體政爲用庶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大學章句亦以心之全體

大用爲言茲乃獨指心以爲體豈非舛之甚邪。況聖人之政必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內攘外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規于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今獨取心經爲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爲誠有得于心學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其體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求者矣。

弘治五年壬子八月朔旦。　敏政　再書

心經附註我

篁墩先生本

西山真文忠公心經爲綱採摭

程朱以下大儒之言互有發明者疏於下蓋備忘之書也惟道原于天散于事而具于心古今無一息間自

堯舜禹湯文武立法以治天下。

孔曾思孟垂教以詔後世更相授受雖若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遏人心之流耳中古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巻附後論1巻』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來在上者溺好尚之偏而狃于功利在下者各
以意之所便為學而鑿于見聞故心學晦焉千
四百年而濂洛諸大儒始出既宜我
文公朱子廓而著之由是心學粲然復明於世
矣西山出數君子之後實嗣其傳摭為此經誠
大有功于學者第所摭經語詞約理備而註亦
渾然如經學者未能遽了先生講授之暇爰輯
舊聞折以己見附註其間然後操存省察之功
全體大用之學如指諸掌學者得之豁然冥

途之覺醉夢之醒蓋於此見道之在人心不可
泯如此然非
先生析之精而合之大惡能與於是哉祚執經
門下敬誦之餘不敢自私請刻之以惠後學傳
四方使天下後世之人曉然知心學之正傳而
加存存之功則
先生此書將大有裨于斯道豈獨備忘而已哉
工既告完謹述所聞于
先生者併識歲月於末云

弘治壬子。十二月望日。門生歙西沙溪汪祚識。

心經後論

滉少時。游學漢中。始見此書於逆旅。而求得之。雖中以病廢而有晩悟難成之嘆。然而其初感發興起於此。實者此書之力也。故平生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録之下矣。及其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為吳氏之為此說。何見篤墩之取此條何意。其無乃有欲速不下歸陸氏之意歟。既而又自解以為朱子之學大中至正。無墮於一偏之弊。矣猶自謂有浮泛

之失力戒門人以收斂著實功夫自今而遡
求之其從游之士私淑之徒咸未能深體此意
流而為口耳之習者不少二公生於其後而任
斯道扶流弊之意切不得已而為此言是亦朱
子之意耳亦何傷之有哉所可疑者草廬之為
陸學當時已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云云又未
知曾呈墩之為人與為學異竟何如耳頃者横城
趙士敬因讀皇明通紀錄示其中曾墩公事實
數三條然後略知曾墩之為人與為學乃如此於是慨然而嘆怒焉而傷者累月而猶不釋也
蓋其三條內其一責題事也而此事梗槩曾於
孤樹裏談見之矣公與劉健齊名而嘗偶言健
短於詩健銜之此獄之成健為之也況以為賂
責之事稍知自好有廉隅者不為而謂以公之
賢求古人心學負天下重名而為之乎況彼時
健方入閣用事安知其誣構發劾者不由於承
健風旨而然乎其二汪循之論謂公於勢利二
字未能擺脫得去此未知所指為何事若果有

實事之可指則是自不免上蔡鸚鵡之譏其於
心學之傳固難議為不然吾恐循也徒見斯人
曾被賣題之累因以勢利目之也則其事之虛
實既未的知又安可以是為斯人之定論乎其
三則陳建論公道一編說也其說云篁墩欲彌
縫陸學乃取朱陸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變
亂之矯誣朱子以為早年誤疑象山晚年始悔
悟而與象山合其誤後學甚矣因為之著學
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同異是非之歸云噫

信斯言也篁墩其果誤矣其為學果有可疑者
矣盖嘗思之朱陸二氏之不同非故有意於不
同也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此公平而彼私
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耶孔子曰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二者之相須如車兩
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可飛者此實朱
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如此老先生一生從
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偏重即猛省而痛改

之故其見於書尺往復之間者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相捄以趨於大中至正之道耳豈初年全迷於文義之末及見象山然後始悟而收歸本原乎哉余未見道一編未知其為說如何然執書名而揆陳語其必謂道一而無二陸氏頓悟而有一朱子早二而晚一苟如是則是陸無資於朱而朱反有資於陸矣斯不亦謬之甚耶昔程允夫欲援蘇而附於程有蘇程之室之語朱子斥之曰是無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愚謂篁墩之欲同二家殆亦同歸於允夫之見矣向使朱子真有晚同之實則陸氏之死也與人書何以嘆其平日大拍頭貝叫喚而遽至此哉又何以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哉又象山嘗告其門人曰朱元晦如泰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見不肯聽人說話（不能盡記本語大意如此）是則二氏之平日未嘗有一語相許以道同也而後人欲牽合附會強使之同歸

豈可得耶其見既誤則其心亦苟至以是著為成書將以誤天下後世之人也殊不知已往之跡一定而難易是非之明無時而可欺其所勤苦而僅就者適足以見吾心之罅隙而來天下之譏議由是觀之賂賣之獄雖曰誣陷而勢利之誚恐或有以自召之也此滉所以嘆傷累月而猶未釋者也或曰如子之言心經其不足尊信乎曰是則不然也吾觀是書其經則自詩書易以及于程朱說皆聖賢大訓也其註則由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至言也何可以篁墩之失而并大訓至論不為之尊信乎曰其他固然矣至於末章之註也既以朱子說分初晚之異而以草廬之說終焉此正與道一編同一規模議論也子何譏斥於道一而反有取於此註耶曰徒務博文而少緩於約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故朱子於當時其憂之戒之之切誠有如此註所引十二條之說其門人之述行狀又云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始頗指

示本體云云。則尊德性以救文義之弊。非篁墩之說也。乃朱子之意固然也。篁墩於此。但不當區區於初晩之分耳。若其遵朱子之意。賛西山之經。註此於篇終。欲以拯末學之誤。實亦至當而不可易也。況只引朱說而補以諸儒發明朱說之條。未嘗一言及於陸氏之學。以為朱子晩悔而與此合。如道一編之所謂。今之學者當知博約兩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儒之本法。以此讀此經此註。而不以篁墩道一編之繆參亂於其間。所以為聖為賢之功。端在於此矣。其尊之信之。當如何哉。許魯齋嘗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愚於心經亦云。惟草廬公之說。反復研究。終有伊蒲塞氣味。羅整菴之論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不同者去之。其亦庶乎其可也。

皇明嘉靖四十五年歲丙寅孟秋日。真城李滉謹書。

862
141

19621

心經附註卷四

正保四丁亥歲六月吉日 二條通 澤田庄左衛門刊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心經附註4卷附後論1卷』　請求記号 862-141

ガラス使用